

韦皇后大传

中国十大皇后



韦皇后大传

主 编：赵 毅

编著者：王国君 王明霞

王立君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牝鸡司晨，唯家之索”，这句老话，不仅是古代中国齐家的戒律，而且也是古代中国治国的清规。男人们把持天下，不把女人放在眼里，似乎是天经地义。不过，专制政治之下，化家为国，家国一贯，家事国事之间既然划不出一个绝对的界限，帝王后宫中作为陪衬的女人们便有机会参与政治，甚至操纵朝廷，据有天下，造成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实。

其实，不管帝王们承认与否，后宫中的三千佳丽都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后妃们处在政治的中心，争宠争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更不用说提携父兄，在朝廷中组成庞大的外戚集团，把持要津。不过，要在如此激烈的倾轧之中获胜并不容易。这里需要勇气与才干，但更需要在关键时刻敢于付出代价。成功者在历史中留下了足迹，成为后人评头品足的对象，而失败者往往石沉大海，成为默默无闻的孤魂。

女人把持天下，使用非同寻常的手段维护自己非同寻常的身份与地位，即使不打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会造成政治的混乱，甚至那些有所成就的女人也难免毁誉参半，因为她们不仅自己付出了代价，而且使许多无辜的人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政治运行的最高原则是稳定，无论是谁破坏了这一原则，都必须承担历史的责任。了解了这一点，才能领会为什么古人对女人干政如此深恶痛绝。这一问题并非仅仅由“偏见”二字便可获得圆满的解释。女人掌家治国的时代只是传说中的模糊记忆，有文献可征的历史只垂青男人的伟业，打乱了这一

传统，也就打乱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即使女人在政坛上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贡献，也同样不受欢迎。而女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被一笔抹杀了。

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中国十大皇后》，通过丰富的资料、深入的分析、流畅的语言，不仅详尽地勾划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生活细节、政治活动、历史功过，而且揭示了人物所处的时代特征，揭示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从而把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人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本书为《韦皇后大传》。

（韦皇后为唐中宗皇后。她可以无愧地被称为“武则天第二”。这不但是因为她继武则天之后马上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更因为她在个人属性和政治行迹上都表现出和其婆母的极大相似性。

她们都是从宫中女嫔的低贱位置上，依靠自己的机智和美貌，最后登上皇后宝座。她们都理智、凶狠、残酷，对逆我者必使之亡。她们都在高位上放纵情欲，把个皇帝老公不放在眼里，为所欲为。甚至连她们在登上高位以后，为了加强自我实力，所采用的手段都极其相似——封祖，用亲，对臣下不能充分信任，无情打击异己。而且，她们的丈夫李治和李显这父子俩，在这两个女人的翼掩下，也表现出相似的颓废、软弱和怯懦。

不过，对韦皇后来讲与其婆母则不同，她和丈夫处于周政权的包围之中，武曌的淫威时时威胁着她，她更不幸。承先帝遗命，丈夫李显当上皇帝，而自己的皇后位还没坐到两个月，就被人强行罢黜了，从此一去二十几年，过着几近流放的悲苦生活。待到武曌死去，她再登上皇后位，政治上表现出幼稚的鲁莽和盲目，只这一点，她就和武则天相去甚远。更因为唐朝

发展至此，已经日趋没落，而各种潜隐的力量却与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个新的致高点——开元盛世马上就要出现了。韦皇后和李显，就生存在这日出前的最黑暗时刻，他们又正是制造黑暗的能手。）

终于，历史的车轮把她们碾碎在滚滚的风尘之中。

编 者

2002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京兆娇花沐龙恩 韦氏美梦变为真	(1)
第二章	漫漫贬途多悲苦 风流丽人态何腐	(22)
第三章	旧日风光山重重 破镜重圆梦行行	(73)
第四章	诛二竖中宗复位 通三思韦后垂帘	(98)
第五章	乱朝纲排斥异己 助佞臣篡杀五王	(123)
第六章	结新党三思擅权 谋废立母女献谗	(168)
第七章	保嗣位太子兴兵 杀后党三思被诛	(194)
第八章	母与女尽情淫乐 主与仆祸国殃民	(220)
第九章	鸩亲夫韦后称制 匡社稷隆基初立	(258)

京兆娇花沐龙恩

第一章 韦氏美梦变为真

(一)

〔公元七世纪初，在短命的隋王朝废墟上，大唐王朝建立了。开国皇帝李渊，世称唐高祖。高祖在位八年零三个月，到626年6月，次子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害了他的大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8月，高祖将帝位禅让给李世民。李世民即为世称的唐太宗。〕

〔太宗继位以后，立原配夫人长孙氏为皇后。又把隋炀帝皇后萧氏选进宫中，立为妃子。玄武门之变中，元吉被杀，夫人杨氏守寡，因这杨氏生得花容明媚玉骨轻柔，又被太宗看中，随即接进后宫，倍受恩宠，称巢刺王妃。这巢刺王妃生得一子，名叫明，爱屋及乌，太宗对这偏出的儿子竟奉若掌上明珠，异常怜爱，远远超出对待皇后长孙氏所生的三个儿子：太子承乾、魏王泰和晋王治。到后来竟达到了有立他承业的意思，经过大臣魏征的多次劝告才算了事。于是封明为曹王，又把他过继给元吉。

这位曹王明当皇帝的路子是被堵绝了，但曹王府中却有一条圣种龙根在繁衍和生长，而且被王府中人传来传去。他叫韦弘表，也就是后世中宗韦后的祖父，当时他任曹王府典军。

韦弘表所任的这王府典军，是曹王府负责警卫的头目。因

为是王子府，所以警卫工作特别受到重视；更加之这曹王明的特殊地位，往往府里的人在长安城大街上行走，都是趾高气扬气势汹汹的，即使见到别的王府的人也满不在乎。从这也就可知，韦弘表这官做得既实惠又自在。

一日，曹王明宴请心腹，寻欢作乐。韦弘表和曹王的关系十分要好，有时无事，曹王还带着童仆到韦家闲聊，很少有那种威严的主仆痕迹。这天大家喝得都挺尽兴，弘表不觉多贪了几杯，被佣人扶侍到卧室，本想躺下休息，这时看见夫人和几个女仆正在外屋哄逗刚满月的小孩，他一时兴起，趑趄趑趄地走过去。

“老爷，快坐！”有仆人扶着他坐在床上。

看到丈夫今天挺高兴，韦夫人微笑着向丈夫说：“老爷，恭喜了。”接着，女仆们也都见风使舵，嘻嘻哈哈地跟着祝贺：恭喜，大喜……问过之后才知道，有位相貌奇伟的过路人路过宅前，看见仆人领着韦弘表的大儿子玄俨在外面玩。过路人端详一下小孩，一愣，点点头，并让那仆人通知主人，说有事求见，结果给两个儿子都相了面，大吉！

听说那人没走，韦弘表乘着酒兴，吩咐仆人又把他请来。来者不是无名巫人，乃是长安城有名的相师，虽然自己以前没见过，却早有耳闻。韦弘表的酒劲清醒不少，恭敬地听他说讲。

“您这两个儿子面相主吉。这个玄俨，功名坦途，观脸面中所寓之相，掌一州不成问题。”相人重复着以前的说法。把目光移到襁褓中的小儿子玄贞脸上，细细一打量，不禁一惊：“喂呀，大贵呀！仕途虽曲折，却隐着极尊之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接着又摇摇头，“气象闪烁不定，得加强自我约束。”他又进一步端详，拱手道贺道：“老爷大喜了，这小

公子后人女主贵，有圣相，只愿您对他们好生栽培多多保护吧。”大赏了看相人之后，韦家上下一派欢声笑语，就连这刚正的韦典军也沉浸在莫名的欢乐中。

因为这事，韦家险遭一次灭族之灾。原来韦家的仆人们把相面的事传了出去，一传俩俩传仨，后来竟传到了朝廷里面。这还了得，你韦家人有圣相，就意味着李家王朝不能长久，这是举国不赦之事。朝廷派人到曹王府查询此事，好在曹王明全力说解，才打发回朝使，免了韦家的一次大难。从此以后，韦家上下对此只字不提，渐渐地淡忘了。但历史有知，后来，韦玄俨真的在高宗末年官至许州刺史，其子韦温神龙年中竟高升到礼部尚书，并受封鲁国公；弘表次子玄贞更因其女而一度春风得意。这都是后话。

时光如流，转眼三十几年过去了。弘表已老，也因为曹王府的没落而休闲在家。大儿子玄俨科举及第，前途无量；小儿子玄贞也已长成大人，娶崔氏女做妻，生了四儿三女，他们是儿子洵、浩、洞、洸，三个女孩儿更是各个娇媚春风不俗。尤其大女儿，不但生得清秀卓然，更是内秀独具，知书达礼又不似平常女儿家的一味柔顺，妩媚柔婉中暗含着一份刚强和坚鱼。韦宅上下无论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她。慢慢地，外面人都知道韦弘表有个孙女儿很出众，辐且越传越神，仿佛长安美女独出韦门。阿谀者当着韦老头子的面儿常常竖起大拇指：真是长安第一花。

这位韦大小姐确实不同凡响。在仆人的眼中，她冷而不骄，恨而不怨，一方面和侍候她的女仆们混得很熟，一方面又让仆人们对她心怀一份敬畏。无论对什么事，她都很少抱怨，或恨或爱都十分果断鲜明。看到有哪位仆人在背地里做有损主人的事，她或者当面斥责，或者和家人说明，把仆人撵出韦

家。而且一经她认准的，别人很难改变。老头子韦弘表对这小孙女儿的脾气和为人在吃惊之余，往往更多的是喜爱。

韦大小姐渐渐地长大了，她和两个妹妹的不同也越来越明显了。除了琴棋书画和女工之外，她还特别关心朝廷里的事儿。伯父玄俨公已任许州刺史，每一回来探亲，就向老父和兄弟讲述任所的事和当朝的种种变故；平时她对朝中诸事也有所了解，虽然祖父已不任什么职务，但毕竟身居国都，在仆人们议彼论此的时候，她也芳留心听着；父亲玄贞做着小官，偶尔父亲闲暇，她就跑到书房中问这问那，父亲常常一笑：小孩子别问闲事。有时候也耐心地向女儿说点故事。慢慢地，在这位韦大小姐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个女人的榜样——武昭仪。

她老早就听老妈子们讲过武媚娘的事。想当年，武媚娘以她自身的丰采被太宗喜爱，她既美丽又聪明，宫中上下无人不喜爱，尤其太宗的三千宠爱集于一身，真是女人平生的光耀和荣幸，韦大小姐小小的心里滋生着羡慕和嫉妒。而让她感受最深的还是唐高宗李治继位以后，武氏是那样地受到宠爱。

一次，有个女仆向她讲述武昭仪夺权后宫的故事。自从高宗把武氏从白马寺接回后宫之后，武氏倍受宠幸，开始被封为昭仪。武昭仪不但会用各种方法取媚皇上，而且对手下的大臣和仆人都都很友好，深得宫中人喜爱。可这武昭仪并不满足现在的地位，因为有皇后王氏和萧淑妃比她地位高，她就忌恨在心。凭自己的姿色和手段，萧淑妃渐渐地被皇帝冷落了，但王皇后这座大山很难扳倒。武氏当时弄清一个情况，那就是她本人之所以能这么快进宫，一是由于高宗对自己的喜爱，更因为王皇后不能生育，没有后嗣，只得立后宫中地位卑贱的刘氏之子忠为太子，皇上一直不满意；而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王皇后为了排斥萧淑妃，才尽快的把自己接进宫。武昭仪明白了王皇后

为什么对她那么好。

天也成全人也不成全人，武昭仪生育了，但是一女儿，为此，武氏十分上火。忽然一计涌上心头。一日，王皇后听说武氏生育了，过来看看表示祝贺。听说王皇后来了，武氏马上躲到屏障后面，并嘱咐仆人如何应付。王皇后进屋以后，见武氏没在，掀被看看孩子，就出去了。武氏眼看着王皇后远去，走近孩子，掀开被，伸出金饰满指的手，掐住婴儿的喉咙，只见婴儿一口气都没喘出来，小脚一蹬，没了声息。她知道高宗快回来了，便假装从外面陪着皇上一起进来，边夸着孩子边笑倚着高宗走到孩子床边，她用手一掀被，装作大惊，之后嚎啕大哭说道：“谁这么狠这么缺德啊，掐死我的孩子，我也不活了……”高宗大怒，马上问仆人有谁来过，仆人们异口同声：只有王皇后。皇上大惊：王皇后？不会啊。对王皇后他是了解的。但除了孩子的母亲再没别人来过。这时武氏哭哭啼啼地诉说：“皇后不能生育，她一定嫉妒我，我也发现了。不过以皇后之尊还是别声扬了，我的一个孩子死了算什么呢？即使我被害死又能怎么样？”自此，王皇后虽因大臣们的强谏没被杀害，却被高宗冷落了。后来，武氏再次用计，终于激怒高宗，把皇后和萧妃都打入了冷宫，武氏当上了皇后。讲着讲着，女仆时而咬牙切齿时而唉声叹气，一边的韦大小姐也是目瞪口呆，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疑惑地说：武昭仪原来是这样的，真是个厉害的女人。

不久，其父韦玄贞出任普州参军（治所今四川省安岳县），她们姐三个仍留住长安祖父家。女大当嫁，每当父母提起这件事，她都毫不羞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父母对这个倔犟的女儿也就没怎么逼迫。一支奇特娇艳的鲜花静待着高人的采摘。

机会终于如期而至了。一年春天，皇家在长安城选美女充

各王子府，有人推荐了韦家的这位大小姐。听到这个消息，年迈的爷爷和父母及其他亲朋都震惊了，一股灾难的预感袭击着远远近近的韦氏族中人。唯独这位韦大小姐，不但怕，反而觉得很得意很高兴，仿佛有一种期望正有待着实现。

（比较幸运，她被分到了武氏第三子李显的府上。武氏此时共生有四子，长子弘，次子贤，三子显，四子旦。进李显府上时，李显被封为周王，时哲名显。）

~~武氏的这四个儿子中，只李显生性柔弱，遇事少主见，另外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武氏在这个儿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母性关怀，一直把他当小孩看待。同样，周王府中也就有些散漫，不比其他王府中的整饬和肃杀。进了周王府以后，韦大小姐开始侍奉王子和夫人赵妃，因为她伶俐机敏，逢事都处理得很好，主仆对她的印象都很好。渐渐地，在这个柔弱的周王心目中有是个抹不去的印象，这韦大小姐更乐于和周王李显接近，王妃赵氏又很贤惠宽容，只顾履行好一个贤妻的职责。后来，韦氏虽并没取得什么名位，而在周王的心中却是高人一等的了。）~~这时的韦氏行周王之所想，在一个懦弱男人的世界里牢牢地培植着自己的地位，同时，对待赵妃和其他仆人仍然恭敬谨慎从事，一个理智机警的女人就在这样平凡的生活中忍耐着寻找着时机，以自己的努力营造着一个惊人的梦。

（二）

与别的王宫相比，周王李显的宫中一直是和谐而安宁的。李显的老妈武氏一直对他特别放心，李显一天只顾射猎游玩，不问朝政，也确实使武氏放心。韦氏在这平静的王宫中伸展触角的时候，在周王宫之外，她的被崇拜者武皇后已经把她那庞

大阴森的羽翼，慢慢地在大唐王朝的天空中伸展开了。

高宗皇帝李治因为身体不好，更因为他对皇后武氏的宠幸，由于武氏耳边风的吹拂，高宗渐渐疏远了许多忠臣，把诸多权力转给皇后行使，后来，高宗简直成了一部机器，唯皇后之言是听，别人的劝谏都置若罔闻，武氏权倾当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武后一面搜罗和扶植着自己的党羽，一面对大唐忠臣及其他对她有微辞的人借高宗之口格杀勿论。到永隆元年（680年），经她亲手陷害的唐代名臣，有高宗的舅父太尉长孙无忌，王皇后的舅父中书令柳奭，侍中韩瑗，西台侍郎上官仪，驸马都尉长孙铨，凉州刺史赵持满等等几十位，满朝震惊而无人敢言，武氏爪牙更是横行朝里，欺下瞒上为所欲为。唯独那个高宗皇帝色迷心窍，武氏的一颦一笑都使他留恋，乐得逍遥自在。

与此同时，武氏把注意力集中在东宫太子的废立上，因为这才牵涉到她的心病。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后宫刘氏子太子李忠，被武氏赐死。把自己的长子弘立为太子。太子弘为人平易厚道，勤谨谦虚，仁慈孝顺又颇多才智，满朝上下都十分拥戴他。面对老娘武氏对那王位凯觎的野心，他多次向母亲提出善意规劝。武氏不但不感激儿子的一片忠心，相反却对他日益厌恶愤恨。有一次，太子弘看见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萧淑妃之女）已经三十多岁而仍未嫁，他这个异母弟弟十分不安，就向父亲和母亲提出来，高宗允准后，武氏却大怒，竟把这两个皇家千金小姐嫁给了两个正在值班的卫士，也算对儿子李弘气愤的一种发泄吧。不久，武氏继掐死自己的女儿后，又把这自己亲生的儿子杀死于洛阳合璧宫中。《新唐书·高宗本纪》载：“四月二十五日，天后杀皇太子。”六月五日，封雍王李贤当太

子。高宗李治特别喜欢这个儿子，这本来是一种好事，而武氏最怕除她之外的任何人和皇上亲近。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八月，很多天以来，李贤听到宫中有一种议论，说自己不是皇后亲生，而是武氏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心里十分害怕。他又听说有个叫明崇俨的法术师给武氏算卦，说太子李贤成就不了大业，而李显很像太宗，李旦的相貌最尊贵，李贤更觉不安。这年的八月二十二日，武氏给亲生儿子贤捏造了个反叛的罪名，让高宗下诏剥夺了太子身份，贬作平民。四年之后，又派爪牙逼令远在四川的李贤自杀而死。

面对外边的混乱，周王李显采取熟视无睹的策略，自己或游乐或泡在女人中间，尽情享受。不料，到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八月，一天忽有圣旨到，改封周王李显作英王，并改名李哲。不知什么原因，武后又把目光投到了这位懦弱的三公子身上。这一丝改变，证明朝廷还没把他淡忘，尤其母后武氏，还以一种心理惦念着这个可爱的儿子。并任之以左卫大将军，雍州牧（京畿卫戍区总司令）。

自己的两位哥哥几年来或被杀或被贬，在昏乱中，这位英王李哲开始正视现实了。一股股寒意袭上心头，无论他怎样糊涂也会看得出：下一步该轮到自已了。

果然，就在二哥李贤被贬的第二天，即永隆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圣旨有诏：立自己当皇太子，改年号永隆，大赦天下。

英王李哲被立为太子以后，经武皇后亲手安排，纳韦氏为太子妃。从此，在李氏家族中，这位韦小姐终于取得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而且是一个万人瞩目的位置——今日的太子妃，明日的当朝皇后。

在韦氏夙愿初步实现的喜悦中，她隐隐感觉到了一种不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和危险。她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赵

妃的死。

李哲（李显）在做周王时曾纳赵氏为妃，这赵妃不是别人，乃是左千牛将军赵环与高祖李渊之女常乐公主所生的女儿，按辈份排，这赵氏与高宗李治平辈，李显当管她叫姑姑。高宗李治对这位姑妈常乐公主一直十分厚待。公主虽然年纪不太大，却也在长辈人的地位上时而给李治提些建议，彼此来往较多，对周王妃赵氏也就十分照顾和关心。对这些，武氏看在眼里笑在嘴中却恨在心上，终于在高宗上元二年的四月份给赵氏罗织了一条罪状，剥夺了她的王妃权利，囚禁到宦官总官府里。周王李显和赵妃的感情一直不错，虽然有韦氏的插入，但赵氏的宽宏容让不但让韦氏感激，也更让软弱的李显敬佩。母亲武后对自己爱妃的突然处治，让他大为吃惊，但他又深深了解母亲的为人，一旦做出了的决定，就很难悔改。前几日，母亲又对大哥李弘下了毒手，吓得他心惊肉跳，远远地躲着母亲，尽量少和她接触。这次可怎么办呢？远在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任州长的岳父赵环不断派人来催他想办法。他只得哭着去见父亲求情，武氏母后一进来，他就抖瑟着停止了抽泣，并用眼睛示意父亲别当场劝母亲，没几天，在他正要亲自去看爱妃时，有信传来，她已经死了。原来，武氏把赵氏囚禁起来以后，除了派门人污辱她以外，每天只送给她生菜生肉，由她自己烹饪，不准任何人进去劝说或帮忙，每天只派人看着囚室的烟筒是否冒烟。好几天没冒烟了，派人进去一看，赵氏口里叼着拖得长长的生菜，手死死地握紧刀把死在那里，尸体都已经腐烂，显然饿死很长时间了。李哲当时不敢哭，只在背后偷偷地掉眼泪，回府一见到韦氏，才敢大声地哭起来。“别哭了，人都死了，哭还有什么用呢？”韦氏半怨半怒地说出这句话，觉得有些说重了，又用缓和的话安慰他。

害死了赵氏，武后仍然觉得不解恨，又把赵环从定州刺史贬做边远荒僻的括州（治今浙江省丽水市）刺史，并命赵氏母常乐公主随夫前往任所，并永远不许她们再入宫晋见。

很快，李哲就忘记了赵氏，一心和心灵嘴甜的韦氏恩恩爱爱，尤其韦氏出的主意，每每让他十分信服，在这王子牌位的飘游中他仿佛抓住了一根坚韧的绳子，让他在混乱中有所把握；更好似一座山，在风雨的侵袭中让他有所躲避和有所依靠。韦氏正是这样的女人，李哲也最需要这样的女人，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王与妃甚至夫与妻了。

从这以后，朝廷中一有什么事，即使与英王府没关的，韦氏也会把一些情况摆出来，给丈夫细细分析，让他认清很多人的本质，也让他认识一些事物发生的可能，并帮他出主意，若是放在自己头上该怎么处理。像家庭教师一样，在韦氏的一次次激发下，李哲开始对这个朝廷有了些认识，对英王府和他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能理智一些地处理了。但对稍大的事还是犹豫不定，或者束手无策，可他不怕，因为一问韦氏就可以解决了。随着他对朝中事情认识的深入，对母后武氏的惧怕心情也与日俱增。在这一点上，韦氏失败了，因为无论韦氏怎么说，问题一点都不能解决。

还没过几年安宁日子，恶事又来了。首先是朝中很久以来对现任太子贤的议论，以及那个术士明崇俨的断语都传到了英王哲的耳朵里。虽然局势的发展对他有利，起码韦氏就这样认为，而他却像大祸即将临头，整天战战兢兢。果然没过多久，有消息说要废太子贤，而立哲为太子。使臣真的从东都来到了长安，命哲速去东都洛阳，皇上有要事吩咐。

在这之前，李哲多次在宫中拥着心上人韦氏低低地问，将来如果真把太子的位置让给自己可怎么办。韦氏小鸟儿一般从

英王的怀抱中钻出小脑袋来，轻轻地吻着男人的嘴唇安慰他道：“那该有多好啊，我们终于可以抛头露面了，终于有可能为所欲为了。怕什么，有母后支持咱们，谁能怎么样？怕！怕！你怕的是啥？这哥几个，母后对你最好，我为你高兴还来不及呢！到时候可别忘了我唷！”

可是事情真正临到头上，李哲还是发懵。打发了差人以后，又为难起来。好在韦氏也奉诏一同前去，才没至于手足无措。皇命火急，马上起身。

办完受封仪式后，高宗和武后很热情地接待了太子和韦妃。尤其皇娘的关怀还像以前那样，问这问那，甚至许多细小的事情都想到了。见到这些，李哲怎么也想象不出母亲能杀死自己的儿子和其他那么多人。一定是别人的不对，他坚定地站到了皇后这一边。韦氏更是恭敬和孝顺，把武后和高宗维护得很满意，婆母有时也金口微开，夸她几句，韦氏都在适度的回答和表演中让人感到舒服，让皇上皇娘感到儿子找了个好媳妇。太子和韦氏被父母留在东都住了一个多月，永隆元年（680年）冬天返回长安。一个多月的生活，韦氏认识了什么是威严、什么是皇恩，更让她直观地认识了武后，真是崇敬有增，无比羡慕。她时而为此行得意不已。

太子哲和韦妃回到长安不久，高宗和武后也起驾回到了长安故都。皇上和皇后这次去东都（今洛阳）住了很长时间。自从武氏陷害了高宗王皇后和萧妃以后，她心中常存后怕，有时半夜惊醒，梦见这两个不灭的阴魂披头散发地来找她算帐。经过她多次劝说，高宗终于又扩建了东都。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往返在两个都城之间。

一日，太子正在卧室中休息，韦妃款款走进来，眉示仆人退出之后，把香唇凑在太子耳边，先妩媚地一笑，李哲看出她